

# 马颊河的天空

□谭登坤

马颊河起源于河南省濮阳县澶州坡，在聊城流经莘县、冠县、聊城市、茌平、临清市、高唐。聊城马颊河度假村位于聊城城区西的马颊河东岸。

马颊河的天空中，最多的是麻雀。常常成群成片，乌云似的飞过天空。鹰也有，鹰飞得高，远远的天空里，如养在水里的鱼，如放飞的风筝，它们的样子神秘而霸气。鹰总是在远处，遥不可及。偶尔从头顶过去，会让我感到吃惊。它巨大的翅膀能带来一片阴影，从头顶上缓缓滑过。然后，又变成远天里一枚飘浮的石子，在耀眼的阳光下，这颗黑色的石子闪烁光芒，它在遥远的天空孤独地游弋，让人忧伤。

大雁、燕子、喜鹊、乌鸦都有。大雁从遥远的地方飞来，又朝着遥远的地方飞去。它们不停下来，它们路过这一片土地，却从没看中这里。大雁是一群真正的过客。它们好像从早到晚，一直在天上飞，好像从没想过要停下来歇一歇脚的。它们始终排成整齐的队形，朝南飞，或者朝北飞，它们少有自乱阵脚的时候。在料峭的春寒里，大雁的队伍优雅整齐。我从来没见过这么从

容的鸟群，这么有规矩的鸟群。它们一飞起来就排成整齐的队伍，不管飞到哪里都是不乱阵脚。蓝天，在大雁飞过的那一刻，越发纯净，蓝得深邃。云彩也是，像一朵纯白色的牡丹，变得又柔软又多情。在幽静的秋夜，有时候会传来大雁一声两声凄清的鸣叫。看看天空，除了一颗一颗又大又亮的星星，看不见大雁的影子。但是我知道它们就藏在夜色里。大雁的叫声如一颗饱满圆润的白露，如一颗两颗星辰，从又高又远的天空滴落下来，凉凉的，有些冰人。大雁来了，又走了，它高贵着。我对飞过天空的大雁，永远羡慕和敬重。

小燕子穿梭于人家的屋檐下，有时候也射向白云间，它赢得我们的尊敬。乌鸦黑到发亮，眼睛、嘴巴、细细的脚掌，更别提羽毛了。不知道它从哪里弄得这一身黑衣裳。仔细打量一只乌鸦，它简直是超凡脱俗的，而且俊俏、神性。有谁见过一只像炭一样黑得透彻的鸟吗？乌鸦就是。乌鸦成群地飞起来，它一旦遮蔽了天空，就像一块墨涂在蓝色的天空上，它能遮掩太阳，使一片天空暗无天日。对燕子和乌鸦，我们的感情不同，或敬或

厌，可它们都是尤物，别说是吃，违迕和伤害都触动心灵，是不祥的事。即使误伤，也有余悸，不轻松。

瘦而辛勤的喜鹊，是那样漂亮，银灰色的外套，黑缎子似的头饰和尾巴，它迈开两腿，站立而行。它是黄土地上滋润孕育的珍珠，它漂亮得让人睁不开眼睛。如果在这片灰黄的土地上还有什么让人心动，那就是这些小鸟，有谁想过要吃掉它们吗？那不就是伤天害理吗？我们连碰都不去碰它们。它是四季里的一朵花，一片水；它藏在野地里，不屑人类去喂养或照料。它飞来飞去的，我们觉得养眼睛。

那时候，我们没饭吃，挨饿，一年四季在野地里嗖嗖疾走，眼里有贪婪的光，找吃食。可我们依然没有想过要吃掉这些家伙。乌鸦和麻雀结盟，共同抢我们的粮食吃，抢高粱、谷子，我们都忍着，没想过要捉一只麻雀来吃掉，以示报复。在这里，人对一群天空中的尤物，有巨大的宽容。或者，人和鸟都各忙各的事去，顾不上彼此关注。

有人捉住了一只鹰。他们不是要吃掉它，鹰在马颊河两岸广受尊重，没有谁歹毒到要

吃一只鹰。他们想驯养它，想让它成为同谋，一同去捉野兔。鹰在天空飞的时候，会让人羡慕，那纯粹是一种嫉妒。人的两条腿两只胳膊往太笨。他们望鸟而兴叹，便讨巧地想到去借鹰之力。可这些鸟不在被吃之列。它们普遍被认为是不能吃的。这没有什么道理，可这是这里的宗教，不必刻意，它就在我们心里。马颊河的天空是蓝的，树林是绿的，鸟群出没飞翔，起起落落，却没有听说以捕鸟为业的人，没有听说花样翻新的捕鸟技艺。

那时候，马颊河的天空，鹰、雁、天鹅、燕子、麻雀、黄雀、喜鹊、乌鸦和野鸽子，还有野鸡，它们都自由自在。它们无拘无束地鸣叫，散布在天空里，像波浪一样，此起彼伏。我一直疑惑，在我为吃发愁、为吃不上发愁的日子里，我竟干净到连动一动鸟的邪念都没有吗？没想到过鸟是能吃的吗？搜索积久的记忆，关于这件事，那里是一片空白。没有，一点也没有。关键是，谁都没想过这件事。不单是我，我父亲，我哥哥，我的乡亲们，他们也都没想过。这一片我忆念的天空中，到处是自由的翅膀。



聊城光岳楼及周围景色。

# 武训的坚韧

□武俊岭

——

1838年，山东聊城冠县柳林镇武庄，诞生了个异于常人千倍万倍的人物。1896年6月5日，他在临清御史巷义塾师生们的朗朗读书声中含笑而逝，终年只有59岁。师生的哭声如风如雨，市民们也都闻声泪下。出殡时，自动送殡者一万多人。人们遵其遗嘱，归葬于柳林崇贤义塾旁边。1906年，清廷将其业绩宣付国史馆立传，并为其修墓、建祠、立碑。这个人就是武训。

二

武训行乞兴学的念头，源于那次平白无故遭到的毒打。7岁丧父的武训，在14岁之前是靠乞讨为生的。他没有读过一天的书。年纪大了一点之后，他离家为人当佣工。雇主因见他是一个文盲，便屡屡欺侮。甚至于一个财主还以假账相欺，说三年的工钱已经支完。武训与之争辩，反被诬为讹赖，进而又被狠狠地毒打了一顿。武训回到家中，气得口吐白沫，病倒三日，不食不语。在这三日里，武训肯定是思考了很多东西的。也许他想过去

拜武师学艺，然后好与财主算账；也许他想到过去投奔捻军，用打打杀杀来一除心中恶气；也许他想过去学习经商，在财力上超过那个毒打他的财主……但他最后决定的行动却是：行乞兴学。

三

漫长的三十年，人的一生又有几个三十年啊。在这三十年中，武训的心中只有一个目标，那就是积钱办学。为了这个目标，他把人之大欲都灭绝了。在他有了一些钱财之后，别人劝他娶妻成家，艺人似的他唱道：“不娶妻，不生子，修个义学才无私。”亲情，更不在武训的顾及范围之内。面对兄长亲友们求助的面孔，他唱道：“不顾亲，不顾故，要修义学好几处。”

武训积累钱财的艰难写来让人心酸。21岁的他手持铜勺，肩背蓆袋，破衣烂衫，在人家门口一站，便高声歌唱，以便讨得几文小钱。他乞讨的足迹很广，山东各地、河北、河南、江苏等地他都去过。他将讨得的较好的衣食卖掉，而自己只胡乱吃些粗劣、发霉的食物和菜根、地瓜蒂等充饥。在

吃着这些东西时，他还忘不了歌：“吃杂物，能当饭，省钱修个义学院。”在行乞的同时，他还拣收破烂，绩麻缠线。在进行这些劳作时，依然是要歌唱的：“接线头，缠线蛋，一心修个义学院；缠线蛋，接线头，修个义学不犯愁。”他在给财主当短工时，随时编出歌谣演唱，以冀主人一笑之余，好掏几个赏钱出来。他在给人家推磨拉碾时，学着牲口的声音唱道：“不用格拉不用套，不用干土垫磨道。”另外，他还给人做媒红、当邮差，以获得谢金。他还有表演杂技的才能，立竖鼎、打车轮什么的，身姿十分潇洒。模仿蝎子的姿势往前爬行，也十分相像。他被人当做马骑，以两手、两膝、两脚六个支点支撑，能够往前狂奔数步。更有甚者，他还可以吃蛇蝎、吞砖瓦，以便能够更多地收取看客们的赏钱。他平时的形象十分滑稽：剪掉发辮的大部份，只在额角留一小辮。目的无非是招徕众人，求得施舍。

1868年，武训将分家所得的三亩土地变卖，加上十年行乞的积蓄，一共210多吊钱，全部交给别人代存生息。后来，

武训又置地收租，以加快资金的积累速度。到1886年，武训已置田230亩，积资3800余吊。这个时候，他感到资金积攒得差不多了，便决定创建义学。1888年，武训投入4000多吊钱，在柳林镇东门外建起了第一所义学，取名“崇贤义塾”。后来，他又创办了两处义学。

四

武训的精神受到世人的极大钦敬。一百多年来，社会各界名人纷纷题词赞美。堂邑县曾一度改为武训县。全国范围内，出现以武训之名命名的学校多处。1945年，冀南行署还在柳林创办了一处武训师范。

建国后，电影工作者拍了一部电影，名为《武训传》。人们以上的种种行为，都是在肯定武训一生毫无私念、行乞兴学的义行善举。自然，否定的意见也有，那就是电影《武训传》拍出来不久便遭到了错误批判。还有，在文革当中，武训的坟墓也横遭破坏，但这些行为，是无损于武训的光辉形象的。

1986年，国务院办公厅作出了大快人心的决定——为武训恢复名誉。

前段时间翻看清朝袁子才先生的《随园食单》，觉得很有意思，百看不厌，很解馋。反复翻看的时候，觉得好像还少了点什么。里面的地方名吃不少，连汪曾祺先生老家的高邮鸭蛋都有，却极少提到北方的名吃、小吃。如果能穿越的话，我想，不妨把袁子才先生请回来，告诉他一些聊城的小吃，他一定会很高兴，说不定还会续写进食单里去。

我极想推荐给袁子才先生的几种美食，其一就是聊城的“铁公鸡”，也叫魏氏熏鸡。此鸡是用果木烧烤后熏制而成，全身黝黑发亮，鸡肉在熏烤之后，劲硬柔韧，撕之成细丝，咀嚼起来

## 聊城小吃

□李明芳

特别有味道。“铁公鸡”既不像河南道口烧鸡那样香嫩、德州扒鸡那样酥软无骨，也不像临清汽锅鸡那样汤肉相溶，却是极好的有嚼劲的下酒菜。

我不知道子才先生是否喜欢这道美餐，但我想，鸡可烧可煮可蒸可炖，唯这“熏”最难，果木烧烤的烟气进入鸡内，鸡皮紧缩变黑，脂肪慢慢渗出，不再油腻，鸡肉紧绷收缩，腹内香料在温度的作用下，一点点渗入肉丝深处，香烟袅袅，烟雾弥漫，最后变成了一只黑色的“铁公鸡”，这的确是慢工细活。火太急会焦，火太欠会生，火太毒会老，火太弱会软，非超级大厨、传统手艺不能为也。

上世纪三十年代，名教授肖涤非在聊城的朋友给他寄去了几只魏氏熏鸡，当时老舍先生正在青岛大学执掌教鞭。于是肖涤非邀请老舍先生与他一起分享美食，老舍先生慨然赞叹此鸡为铁公鸡，此说传回聊城，魏氏熏鸡由此得名“铁公鸡”。这道菜，极适合三两知己享用。一边闲聊一边喝着白酒，慢慢地说着话，开着玩笑，嚼着铁公鸡，人生百味都在其中了。肖涤非和老舍先生的友谊也因这铁公鸡平添了一段佳话，这两位爱吃会吃之人，喝着小酒，聊着闲话，惬意着呢。

聊城籍大名鼎鼎的历史学家傅斯年先生也极会吃，小时候最喜欢吃东昌府老城的孟氏小笼包。及至留洋海外，后来到了台湾，也是极喜欢吃包子。晚年虽患高血压，受夫人俞大綵管制，却仍是出去偷偷吃包子，红烧肉和各种小吃。

孟氏小笼包得到傅先生的青睐，在于其皮薄馅鲜，汁多味香，汤汁入口，醇香四溢，香而不腻，可与天津的狗不理灌汤包媲美。跟狗不理包子的不同之处在于，孟氏小笼包是切馅的，在馅里放肉皮冻，蒸的过程中，肉冻化开变成汤汁，味道极其鲜美。傅先生晚年是个大胖子，我没有考证过，他是不是因为肉包子吃多了。不过傅先生学富五车，包罗万象，成就斐然，其人其学问历久弥香，在海峡两岸影响深远。可惜关于故乡的吃食，他没有留下多少文字。

聊城南部有一个寿张镇，1964年之前是一个县城。这个地方比较有名。《水浒传》有一章“李逵寿张乔坐衙”，好多人都知道。这个地方的馒头在好长时期十分有名。寿张人把馒头称为“签子馒头”，是因为蒸笼内有一个个坚直的竹签，用以固定馒头。这种馒头的特点是吃起来筋道，芳香。不像大街上卖的那种机器馒头，软得像面包似的，吃一口，粘在口腔里不往下去。

倘若让我把聊城小吃排一个排行榜，我可能先要绞尽脑汁选出十大小吃，因为聊城的小吃太多了。至味在民间，有些美味吃后还想再吃，其味道鲜美无可比方。比如魏氏熏鸡、孟氏灌汤包、水城炸湖虾、沙镇呱嗒、寿张馒头、糖藕、博平吊炉烧饼、姜楼豆皮、高唐豆腐脑、临清汽锅鸡、莘县烧鸽，等等。这些具有鲜明鲁西北特征的小吃，在运河饮食文化中出现，带有独特的风味，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“吃货”，众多的“吃货”们又创造了越来越多的美味。

如此想来，顶尖的“吃货”袁子才先生，竟没有生于兹长于兹，多多少少有些遗憾吧。